



76  
4064  
1



大事編年凡例



一國朝事實之記載者甚浩穰非習熟者難以統領而或厭其繁複矧又童幼之創觀者予乃略鈔諸家之錄隨其年月各立標題如詩文之傳寫便於尋攷名為大事編年蓋事非最者者不記也

一若止記大事則雖得謹嚴之體太嫌其銜爛畧撮野乘之異聞奇蹟以備攷閱

一列朝獄案最難領悉蓋一時之記事或隨其好惡百世之是非苟致疑眩也竊恨聚書不博考據失中姑就所覩之書節酌其同異疏章啓辭之關於大事者亦立標

題而書之務令詳畧得宜覽者須自得焉

一著書家皆錄引用書目而此書非敢曰著述但欲令兒曹記本朝大事而已故不列書引用書目且以免濫竽之譏

一宗系辨誣 昭陵復陵 元宗追崇 端宗復位等處前後事實疏章未歷不可逐年列書故只書於成事之年底一字書之以表前後之異

大事編年

太祖紀

太祖康獻至仁啓運聖文神武正義光倫大王諱旦字君晉桓祖第二子懿惠王后以至元乙亥十月十一日誕降于永興黑石里第號松軒仕高麗守門下侍中在位七年在上王位十年永樂戊子五月二十四日薨八男五女葬健元陵

妃承仁順聖神懿王后韓氏遼安川府院君卿女初封元信宅主辛未九月二十三日薨六男二女葬海豐郡禮追封齊陵繼妃順元顯敬神德王后康氏峪象山府院君允成女



丙子八月十三日薨二男葬貞陵初葬都中皇華坊

璿系

李氏出全州府本百濟完山新羅真興王置完山州景德  
王改今名

穆祖諱安社初在全州時有山城別監到州納穆祖所幸  
妓因以搆讐於知州穆祖語侵知州知州欲聞于朝發兵  
圖之穆祖知而徙去江陵道三陟縣民之願從而徙者百  
七十餘家後新除按廉使即前搆讐山城別監也穆祖聞  
其將至挈家浮海至于咸吉道宜州湧州里今德源府居焉百  
七十家又皆徙之既而歸于元移居幹東之地在今慶興府東三十

里元以穆祖為五千戶所達魯花赤元制東北之人咸歸  
心焉王業之興自此始

翼祖諱行里威德漸盛女真諸千戶手下之人皆歸心諸  
千戶忌而欲害之翼祖與夫人走馬至海岸自岸至赤  
島在今慶興府南水廣可六百步本無潮汐深不可渡所  
期之舟亦未至無如之何忽水退唯百餘步未滿翼祖  
與夫人共騎一白馬而涉徙者畢涉水復大至賊至不得  
渡而去北方之人至今補之曰天之所助也翼祖陶穴  
而居其墓至今存焉幹東之人聞翼祖在赤島皆歸焉  
後翼祖還居德源府慶興之民徙之如歸市

度祖諱椿少時白龍見夢曰我赤池白龍也黑龍欲奪我  
居君善射為我射之 度祖明日持弓矢往池邊果有兩  
龍相鬪不辨主客不得發矢而歸其夜白龍又見夢曰君  
胡不射乎答曰兩龍相戰黑白難辨故不能發矢矣曰明  
日先來者我也須記之 度祖朝往視之又有兩龍相鬪  
射其後來者一發正中其腰客龍流血滿池故赤池因名  
曰射龍淵

桓祖諱子春齧齧異凡兒稍長善騎射士卒樂附人民多  
歸及薨士大夫咸驚曰東北面無人矣

王業肇基

恭愍十一年壬寅元丞相納哈出八寇恭愍以上為東北  
面兵馬使遣之 上問諸將屢敗狀諸將曰每戰酣賊將  
一人鐵甲歸以朱旄尾揮衆突進衆披靡無敢敵者 上  
物色其人獨當之佯北走其人果奮前注梨甚急 上翻  
身著馬韉障泥賊將失中隨梨而倒 上即據鞍射殪之賊  
狼狽奔北納哈出之妻曰公周行天下久復有如此將軍  
宜避而速歸遂遁去後納哈出謂開城尹黃淑卿曰年少  
李將軍用兵如神真天才也

恭愍十八年己酉洪武二年遣上擊東寧府以絕北元東寧府  
同知李兀魯帖木兒降其酋高安慰縋城夜遁 上獲元

樞密副使拜住等三百餘戶而還

元送尊僧來也舉國震駭 上以偏師大破之德興遁去  
玄陵賞其功凱還命李禧及 上並叅大政宣麻之日玄  
陵喜謂左右曰文臣用李禧武臣用李禧予之用人如何  
辛禍五年己未倭賊五百艘寇下三道屯雲峰引用驛中  
外大震以上為楊廣全羅慶尚三道都巡察使往擊大破  
之殺其將阿只拔都於是賊挫氣上奮擊銳卒盡斃賊哭  
聲如萬牛乘勝大破川流盡赤初賊十倍於我惟七十人  
奔去上振旅而還判三司崔瑩率百官設彩棚雜戲班迎  
天水寺前瑩執上手揮涕曰公乎公乎三韓再造在此一

舉微公國將何恃

時上凱旋韓山君李禧作詩賀曰掃賊真將拉朽同三韓  
喜氣屬諸公忠懸白日天收霧威振青丘海不風出牧羣  
遙歌武烈凌烟高閣盡英雄病餘不得叅郊近坐詠新詩  
頌萬功三司左尹金九容詩曰賊鋒摧挫與雷同節制無  
非自我公瑞霧葱 銷毒霧霜風冽 助威風島夷墜膽  
軍容威鄰境寒心士氣雄滿國衣冠爭拜賀三韓萬世太  
平功成均祭酒權近詩曰三千心與德皆同師律如今盡  
在公許國忠誠明貫日摧鋒勇烈凜生風彤弓赫 恩榮  
重白羽巍 氣勢雄一自凱還宗社定須知馬上有奇功

時辛禡專任林堅味廉興邦李仁任等共執朝政專權用  
事上與崔瑩同心協力誅之瑩盡黜林廉所用之人上曰  
林廉執政久凡士大夫皆其所舉但問其才賢否惡咎其  
既往

上威德漸盛而與瑩情好極篤人有欲構於辛禡者瑩輒  
怒曰李公為國柱石若一朝緩急當使誰歟

### 遣師犯遼東

辛禡十四年戊辰洪武二年十一月四月傳洪武年號以曹敏修為  
左軍都統使以上為右軍都統使攻遼東

初洪武己酉恭愍十年帝遣符寶郎僕斯賜璽書報定天

下仍封恭愍為高麗國王鑄降金印高麗始傳至元年  
號令謝恩使姜師贊齎納前元所降金印儀物服用始  
倣華制甲寅恭愍被弑金義押征進馬匹隨天使渡江  
中路殺副使蔡斌奔北元辛禡三年丁巳洪武十年遣使北  
元自二月改行北元宣光年號明年戊午去宣光年號  
九月復行洪武年號至是帝以鐵嶺迤北本屬于元並  
令歸之遼東命立鐵嶺衛遣遼東百戶來告禡補疾不  
出迎四月復傳洪武年號以曹敏修為左軍都統使以  
上為右軍都統使攻遼東  
麗自元宗事元忠烈王遂尚主結舅甥之好幾百餘年

忠宣以下皆元外孫代有其國大明初興恭愍遂以義  
王事之一時議論多以不可輕絕北元為言鄭道傳朴  
尚衷等諸人主事明李仁任及池翕等諸人主事元互  
相訛斥至有被罪者及崔瑩當朝適有鐵嶺立衛之舉  
皆倡事元之議決計攻遼時上功名日盛且有李氏當  
王之說瑩實忌之而無辭加罪因使攻遼欲其得罪於  
上國因以除之遂生此計云

時崔瑩勸禍攻遼公山府院君李子松力言不可瑩托以  
林廩之黨杖流遠道尋殺之於是禍至鳳州召瑩及上  
曰寡人欲攻遼陽卿等宜盡力上曰今者出師有四不

可以小逆大一不可夏月發兵二不可舉國遠征倭來其  
虜三不可時方暑雨弓弩膠解四不可禍曰卿不見李子  
松乎上曰子松雖死美名垂後禍不聽上退而泣曰生民  
之禍自此始矣禍次平壤加瑩八道都統使以曹敏修及  
上為左右軍都統使沈德符李豆蘭各受左右軍節制發  
軍三萬八千六百餘人號四十萬禍與瑩仍留平壤送授  
節制

### 威化島回軍

五月左右軍渡鴨綠江次威化島左右都統使上言臣等  
過鴨綠江前有大川因雨水漲第一灘漂溺數百第二灘



益深留屯洲中徒費糧餉以小事大保國之道今聞立衛  
之言使朴宜中奉表啓稟甚善今遽犯大邦非宗社生民  
之福也請命班師禍不聽 上諭諸將曰若犯上國之境  
獲罪天子宗社生民之禍立至矣今以逆順上書請班師  
王不省瑩又老耄盍與公等見上親陳禍福除君側之惡  
以安生靈乎諸將皆曰吾東方社稷安危在公一身敢不  
惟命於是回軍渡鴨綠江上乘白馬御彤弓白羽箭立於  
崖邊軍中遙見相謂曰古今來世安有如此之人乎時霖  
雨數日不漲師既渡大水驟至全島墊没人皆水神之時  
童謠有木子得國之說軍民無老少歌之漕轉使崔有度

以還軍狀奔告于禍

諸軍進屯都門外

禍與瑩疾馳還京定宗及豆蘭子化尚等自禍所奔于軍  
前諸軍未近郊為書數瑩之罪請去之禍不從遣使長壽  
等喻諸將罷兵諸軍進屯都門外

圍花園

時禍削敏修等官分守四門欲以拒戰左軍由宣義門入  
右軍由崇仁門入左右軍犄角而進守城之軍莫有拒者  
俄而 上建黃龍大旗由善竹橋登南山塵埃漲天鼙鼓  
震地瑩麾下瑩風奔潰瑩奔還花園 禍時御宮吹大螺一通諸

軍毀園闢八郭忠輔等直入殿庭索瑩禍執瑩手泣別瑩  
再拜隨忠輔而出 上謂瑩曰若此事廢非吾本心然攻  
遼之舉非惟逆大義國家未寧故不得已焉好去好去相  
對而泣遂流瑩於高峰縣今高陽兩都統及三十六元帥詣  
闕拜謝還軍門外

### 殺崔瑩

趙仁沃等請正瑩罪遂誅瑩時年七十三臨刑辭色不變  
死之日都人罷市遠近聞之街童巷婦皆為流涕瑩臨刑  
曰我平生若有貪欲之心則墓上生草不然則不生矣墓  
在高陽至今禿楮人謂之赤墳云

### 廢禍立昌

六月禍夜與宦豎八十餘人探甲馳至 上及敏修等第  
以皆屯軍門外而不在家故不得害而還諸將請出寧妣  
禍曰若出此妣吾當偕出於是諸元帥領兵守闕請禍如  
江華禍不得已乃出執鞭據鞍曰今日已暮矣左右泣下  
無應之者遂與寧妣向江華百官奉傳國寶置定妣殿欲  
擇立王氏後曹敏修以禍舅李琳之族欲立禍子昌恐諸  
將違己以李穡為時名儒欲藉其言密問之穡曰當立前  
王之子敏修等遂定議以定妃教立昌時年九歲

初恭愍王薨天子每徵執政大臣皆懼不敢行幸昌立

李穡欲昌親朝又欲請王監國自請八朝上稱之曰  
慷慨哉是翁穡以上威德日盛恐其未還有廢請一  
子從行上以太宗為書狀官天子素聞穡名從容語  
曰汝仕元為翰林應解漢語穡以漢語對曰請親朝天  
子未曉曰說甚麼禮部官傳奏之穡久不八朝語頗艱  
澁天子笑曰汝之漢語正似納哈出穡還語人曰今此  
皇帝心無所主我意帝必問此事而帝不之問帝之所  
問皆非我意也

穡之自請朝京將有所為故恐上致疑以太宗從行  
及見高皇帝以扶護本國事為言帝謬若不解聽者故

云

### 廢昌立瑤

己巳正月金仔崔瑩甥也與鄭得享潛往驪興見禍已泣  
曰不堪鬱居此斂手就死但得一力士匿李侍中吾志  
可濟也仍授一劔使遺所善判書郭忠輔令舉事忠輔佯  
諾奔告于上囚佇巡軍獄鞠之上與沈德符池勇奇  
鄭夢周偃長壽成石磷趙浚朴歲鄭道傳等議耦昌本非  
王氏不可奉宗社當廢假立真奉定妣教遷禍于江陵放  
昌于江華翌日上與諸功臣定策迎立定昌君瑤是為  
恭讓王

誅辛禍辛昌

尹繪宗上書請誅禍昌於是誅禍于江陵誅昌于江華寧  
妣崔氏大哭曰妾之至此吾父之過也十餘日不食日夜  
哭泣夜必抱禍屍而宿得粒米輒精舂供奠時人憐之

恭讓王教九功臣

恭讓王教曰往者李仁任陰導玄陵影殿之役而取上相  
歸愆于上卒致甲寅之廢而無嗣仁任乃用不韋盜秦之  
計以玄陵朝妖僧辛毗野生兒禍詐補玄陵宮人野出而  
立之玄陵母后以為不可宰相李壽山請立宗親仁任不  
從國人失望黃霧四塞日光不現禍之主喪而葬玄陵也

紅圍太陽其主庶也鷄鳴太室霆奮地震其齋玄陵之考  
懿陵之忌也大風以兩雷電且雹其襲爵也風拔祧廟寢  
園松柏太室驚折廟門外御廩災是祖宗之靈動威以絕  
禍也戮禍母般若以滅口而司平新門自顧奠枯骨曰禍  
母而樞幄一日再災是天示萬世以禍之為般若子也禍  
立二年而其母名氏未定宰相金績命曰天下未辨其父  
者或有之矣未辨其母者我未聞者也而幾見戮以玄陵  
母后力救得不死金庾言禍非王氏於帝而還見戮國人  
寒心結舌禍妻仁任侄女而生昌於是王氏復興之望絕  
矣回軍之際議與復曹敏修亦以為然即還而黨於其族

仁任李琳沮卿議而立昌王氏興復失一大機己巳冬昌  
所遣請朝尹承順賚禮部欽奉聖旨咨文來曰高麗君臣  
絕嗣以異姓假王氏非三韓世守之良謀果有聖旨陪臣  
在位定君臣之分雖十數歲不朝亦何患哉連歲朝來又  
何厭哉童子不必赴京此聖天子念玄陵當四海未定之  
際率先補臣使天下知天命之有歸大有功於佐運故憫  
其絕嗣而望復興於王氏臣子者功矣李琳以冢宰秘聖  
旨而不發凶謀不測而卿不顧萬死躬秉大義為我王氏  
定萬世策德符夢周湧竒長壽石磷浚歲道傳八將相從  
而贊之宣天子旨于玄陵定妃之庭迎予宗即俾後玄陵

不崇朝而除十有六年亂民之辛氏上以紹三十一代相  
承之序卿興復之功非絳侯五王所擬倫也

### 論李穡

官等論李穡等立昌迎禍之罪請置極刑鞠穡于長湍  
穡供曰去年朝京師禮部尚書李原明曰汝國廢父立于  
天下寧有是理王與崔瑩皆被拘囚是何義也云云及還  
謂李侍中曰原明之言耳可聞口不可道驪興地遠迎置  
近地可免放君之名云云遂移穡于咸昌穡子種學等皆  
移配遠地後種學竟死於革命之時

前朝革命之時史筆極有可疑者如禍昌事是已若信

是眈出則禍之廢也當擇宗室之賢以立之曷為稟諸李穡亦云當立前王之子則知禍昌定非辛氏矣聖朝龍興天人皆歸何待於禍昌之為辛而彼鄭麟趾輩以其褊心作為曲筆終亂其實殊可痛也

彙初之誣

洪武庚午王昉趙胖等還自京師啓曰禮部各臣等曰爾國人有尹彙李初者來訴于帝言高麗李侍中立瑤為主瑤非宗室乃姻親也瑤與李謀動兵馬將犯上國宰相穡等以為不可即將李穡曹敏修李琳邊安烈權仲和張夏李崇仁權近李種學李貴生等十人殺害在貶宰相等潛

遣我等來告天子仍請動天下兵來討乃出彙初所記穡等姓名以示之曰爾還國王及宰相將彙書內人等詰問來報

於是囚李穡李琳禹仁烈李仁敏鄭地李崇仁權近李種學李貴生等于清州獄鞫問甚峻事將叵測一日黎明天乃雨未及日中山崩水湧壞城門漲八屋舍皆沒問事官漂溺攀鴨脚樹僅免事聞上及沈德符議放罪囚遣吏曹判書趙溫于清州除已見伏招外各處安置國人大悅初王川君劉敞聞兩公被誣逮獄語人曰兩先生乃天挺生之人必有天變其言卒驗有人題詩曰流言不幸及周公

忽有嘉禾起大風聞道西京洪水漲是知天道古今同

### 殺鄭夢周

壬申三月世子蒞朝見而還 上出迎于黃州遂敗于海州逐一麋射中未及執轡馬陷沮洳而蹶因是體甚不平乘肩輿而還初侍中鄭夢周忌 上威德日盛與其黨同謀欲危 上至是聞墜馬有喜色喉臺諫曰李諱今墜馬病篤宜先剪羽翼趙浚等然後可圖也乃劾三司左使趙浚政堂文學鄭道傳密直使南閣禮曹判書尹紹宗判典校寺事南在清州牧使趙璫王下其書都堂夢周從中煽之將浚等六人并流遠地分遣其黨巡軍千戶金龜聯刑

曹正郎李幡等就敗所將鞠殺之時太宗廬于齊陵之側聞 上墜馬而還又聞夢周欲以上八京之日為亂乃馳迎于道至碧瀾渡告以夢周之謀曰夢周必陷我家宜速行八京不可留宿 上不許太宗請之再三 上力疾通宵而行未明八京夢周喉省憲交章請誅浚道傳等 上曰如此誣枉不可不辨將造朝而病不起遣定宗及李和 李濟黃希碩趙英珪等詣闕啓曰今省憲論浚於立殿下之際有他之意而臣沮之浚之耶議者何人聞臣沮之之言者伊誰請召浚等與臺諫明辨往復再三王不聽群小讒構愈急太宗密請殺夢周 上不聽曰死生有命但當

順受而已太宗固請 上曰速還終汝大事還齊陵終喪事太宗  
坐崇教里舊邸虞夏未決聞叩門聲急出視之廣興舍使  
鄭擢也極言生民利害決於斯時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太  
宗遂與定宗及濟議曰夢周不可不殺我當任其咎欲使  
李豆蘭殺夢周豆蘭曰我公不知之事奈何敢為太宗召  
趙英珪等曰李氏之忠於王室國人所至今為夢周所陷  
加以惡名麾下士多矣其無一人為李氏效力耶英珪曰  
願盡力於是太宗使英珪及趙英茂高呂李敷等八都評  
議使司擊夢周忽有辟除行人之聲出視之則夢周到門  
矣 上庶兄元桂之婿卞仲良洩其謀於夢周故夢周欲

觀寢託以問疾而未也 上待夢周如初和自太宗曰誅  
夢周此其時也公怒可畏奈何太宗曰機不可失命英珪  
取劔要於路邊時前判開城府事柳源死夢周過吊其家  
遲留故英珪等得備兵器而候之夢周至英珪馳擊不中  
夢周顧叱策馬而走英珪馳及擊馬首夢周墜而走呂等  
斬之太宗八告 上大驚而起震怒曰吾家素以忠孝聞  
汝等擅殺大臣國人以我為不知乎太宗曰夢周等將陷  
我家豈合坐待亡 上怒方盛神德王后厲色告曰公常  
以大將軍自處何乃驚懼如是明日 上遣希碩啓王曰  
夢周黨 罪人陰誘臺諫誣陷忠良今已伏誅請召浚等



與臺諫辨明王不得已乃下臺諫于巡軍獄命裴克廉金士衡鞠之左常侍金震陽曰夢周及李穡禹玄寶遣李宗仁李種學趙珣喉臣等劾之於是囚崇仁等三人于巡軍既以流震陽及李擴李來李敦權弘鄭熙金猷徐甄李作李申及崇仁種學于遠地有司言震陽等罪當斬上曰震陽等承夢周等指喉耳豈可濫刑由是得免放穡于韓州

### 受禪

元年洪武二年七月丙申高麗侍中裴克廉等以恭愍王妣安氏命奉璽寶勸進王遂卽位于松京壽昌宮 自威

化回軍之時南閭與趙仁沃等密議推戴以告太宗太宗曰此大事不可輕言時衆心皆歸或於稠人廣坐中揚言曰天命人心已有所歸何不亟為勸進至壬申六月太宗與閭定計密與仁沃及趙浚鄭道傳趙璞等五十二人協謀推戴然畏上震怒不敢以告太宗八白神德王后以達七月十二日侍中裴克廉等白定妃曰今王昏暗君道已失人心已去不可為社稷生靈之主矣請廢之南閭鄭熙寶教書至北泉洞宮殺王罪而廢之出適原州十三日定妃教以上監錄國事十六日克廉等并率國人奉傳國寶詣潛邸填咽街巷大司憲閉開獨不悅歎首不言閭

欲擊殺之太宗曰義不可力止之上閉門不納克廉排  
門直入置寶廳事上羅拜擊鼓呼千歲合辭勸進上固  
拒曰自古王者之興非有天命不可予實否德何敢當之  
大小臣僚耆老擁衛不退十七日丙申百官班迎於壽昌  
門西上下馬步行入正殿即位避御座而立楹內受群  
臣賀因命六曹判書以上升殿謂曰予為首相猶懷惕厲  
豈意今日乃見此事予若平康匹馬可避適今罹疾手足  
不能自用乃至於此卿等宜各一乃心力以輔涼德乃教  
前朝中外大小臣僚仍舊視事以高麗廢主封為恭讓君

丹勳

策開國功臣益安大君芳毅等三十九人推恩曲全君臣  
歡洽終上之世功臣無一誅死者

追王四代

八月追尊四代為王穆祖謚曰仁文聖穆墓曰德陵貞妃  
孝恭王后李氏安陵同原翼祖謚曰康惠聖翼墓曰智陵  
安妃貞淑王后崔氏淑陵文度祖謚曰恭毅聖度墓曰義  
陵貞妃敬順王后朴氏純陵貞桓祖謚曰淵武聖桓墓曰  
定陵貞妃懿惠王后崔氏和陵同原

丹世子

初神懿王后誕六男定宗居第二太宗居第五神德王后

生芳蕃芳碩至是 上引裴克廉趙浚等于內殿議立世子克廉等曰時平立嫡長世亂先有功神德王后潛聽之哭聲聞于外遂罷出他日又召克廉等議無復有以嫡以功為言者克廉等退而議曰康氏必欲立己出芳蕃狂悖其季稍可遂請封芳碩為世子

### 開講經筵

初 上素重經術雖在軍旅投戈之暇引名儒講論經史或至夜分常以家門無業文者為嫌令靖安君就學靖安讀書不倦 上喜曰成吾志者必汝也時經筵之設徒有其名諫官請日開經筵講大學衍義乃命大司成劉敬內

史舍人柳觀更日進講又命散騎常侍曹庶書洪範以進之

### 賜國號朝鮮

十二月遣知中樞趙胖如京師告即位又遣藝文學士韓尚質請國號賜國號朝鮮 禮部移咨曰欽奉聖旨三韓臣民既尊李氏人各樂天之樂乃天命也又勅國更何號星馳報來即遣藝文學士韓尚質奏請國名明年使還欽奉聖旨東夷之號惟朝鮮之稱美且久其來遠矣可以本其名而補之體天牧民永昌後嗣於是大赦國中除高麗之稱用朝鮮號先是圖讖有早明之文始驗於此鄭道傳

曰今天子以武王之命箕子者命 殿下嗚呼天子之德無愧於周武 殿下之德亦豈有愧於箕子哉將見洪範之化八條之教復行於今日矣

### 金甌還八中國

高麗禮儀判書金甌以賀節使朝京還到鴨綠江聞我朝朝開國寄書柳夫人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吾渡江無所容其身我知夫人有娠若生男名曰陽燧生女名曰命德乃送其朝衣服及靴但以此為信夫人下世後以此合葬為我夫婦之墓且以到江水上還向中朝之日為我忌日葬後勿用誌文墓碣遂還八中原居于荆楚不知

所終左議政金應箕其玄孫也

### 立高麗王墓

上憫王氏不祀命立高麗王廟於麻田郡祀太祖惠宗成宗顯宗文宗元宗忠烈恭愍八君

世宗朝有司言宗廟只祀五室而前朝廟乃祭八位不合於禮遂以太祖顯宗文宗元宗有功德於民只祀四君

文宗朝名曰崇義殿訪得遠孫王循禮錫爵崇義監秩視六品俾奉其祀擇麗朝名臣配享配以卜智謙洪儒申崇謙庾黔弼裴玄度徐熙姜邯贊尹瓘金富軾金就

礪趙冲金方慶安佑李芳實金得培鄭夢周等十六人

定八道界

癸酉二年始命定八道境界中曰京畿西南曰忠清其西抵海

故馬韓地高句麗百濟所分據東南曰慶尚其東南抵大海南曰全羅其南

抵大海本西曰黃海其西抵大海古朝鮮馬韓舊西北曰

平安檀君箕子舊都東曰江原其東抵海本嶺之東北

曰咸鏡東抵豆滿江北抵辣

改定官制

倣麗朝初設二府都評議司掌國政義興三軍府掌軍政判評議司事領三軍府俱正一品軍國大事皆決焉 又

命三軍府置舍人所設教導官令大小臣各舉人才分隸文武之業其經學曰明體適用之堂兵學曰先計制勝之堂律學曰欽恤之堂籌學曰詳明之堂射學曰觀德之堂醫學曰濟生堂童蒙以上未八仕者皆屬焉

復通朝聘

甲戌三年天子以本國遣人至遼東賫布帛金銀假以行禮誘我邊將又遣人說誘女真潛渡鴨綠江等事下手詔責之上表辨明畧曰至若行禮於遼東亦景仰上國當使价往來之際有賓主交接之儀在禮即然於誘何敢其有女真隸於東寧既皆作軍而當差安肯遣人而說誘但遼

東都司起取脫觀不花之時其管下人民或有不卽隨行者由彼安土非臣勒留無所供於我邦各自守其舊業即鄭道傳之辭也天子以表辭倨傲益怒命遼東毋納朝鮮之使使臣至遼東不得入而返者凡五輩天子遣使諭上送親男 上謂太宗曰天子若有所問非汝莫能詳對遂命太宗與趙胖奉表南在奉箋如京師朝臣皆為太宗危之賁成事成石璘作詩送之曰知子知孫看鑑明畏天誠意為生成皆言萬世朝鮮慶在此炎霖跋涉行靖安君過燕府王禮待甚厚靖安君雖燕值燕王朝京下馬路側王手開輿帷温言良久靖安君至京敷奏詳明帝引見再

三優禮遣還命復通朝聘

定都漢陽

十二月命鄭道傳南閭李稷等相宅于漢陽以前朝忠肅王所營宮闕基址狹隘更相其南友山為主壬坐丙向始役命青城伯沈德符惣其役翌年九月太廟及宮闕成命道傳名新宮諸殿名新宮曰景福臣按宮闕人君所以聽政之地四方之所瞻視臣民之所咸造故壯其制度示之尊嚴美其名稱使之觀感漢唐以來宮殿之號或沿或革然其所以示尊嚴而興觀感則其義一也 殿下即位之三年定都于漢陽先建宗廟次營宮室越明年乙亥親服

衮冕享先王先后于新廟宴群臣于新宮蓋廣神惠而綏後祿也酒三行命臣道傳曰今之都享廟而新宮告成嘉與群臣宴享于此汝宜早建宮殿之名與國匹休於無疆臣受命謹拜手稽首誦周雅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請名新宮曰景福庶見 殿下及與子孫享萬年太平之業而四方臣民亦永有所觀感焉然春秋重民力謹土功豈可使為人君者徒勤民以自養哉燕居廣廈則思所以庇寒士生涼殿閣則思所以分清陰然後庶無負於萬民之奉矣故并及之名燕寢曰康寧殿洪範九五福三曰康寧蓋人君正心修德以建皇極則能享五福康

寧乃五福之一舉其中以該其餘也然所謂正心修德在衆人共見之處亦有勉強而為之者在燕安獨處之時則易失於安佚而做戒之志每至於怠矣苟心有所未正德有所未修皇極不建而五福虧矣昔者衛武公自警之詩曰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瑕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武公之戒謹如此故享年過九十其建皇極而享五福明驗已然蓋其用功常自燕閒幽獨之處始也願殿下法武公之詩戒安逸而存敬畏以享皇極之福聖子神孫繼承傳于萬世矣於是補燕寢曰康寧名東小寢曰延生殿西小寢曰慶成殿天地之於萬物生之以

春成之以秋聖人之於萬物生之以仁制之以義故聖人  
代天理物其政令施為一本乎天地之運也東小寢曰廷  
生西小寢曰慶成以見 殿下法天地之生成以明其政  
令也名燕寢之南殿曰思政殿天下之理思則得之不思  
則失之蓋人君以一身據崇高之位萬人之衆有智愚賢  
不肖之混萬事之繁有是非利害之雜為人君者苟不深  
思而細察之則何以別事之當否而區處之察人之賢否  
而進退之自古人君孰不欲尊榮而惡危殆哉親近匪人  
為謀不臧以至禍敗者良由不思耳詩曰豈不爾思室是遠  
而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書曰思曰睿作聖思之

於人其用至矣是殿也每朝視事於此萬機輻湊皆稟  
殿下降勅指揮尤不可不之思也臣請名之曰思政殿又  
名其南正殿曰勤政殿其門曰勤政門天下之事勤則治  
不勤則廢必然之理也小事尚然况政事之大者乎書曰  
儆戒無虞罔失法度又曰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  
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舜禹之所以勤也又  
曰自朝至于日中吳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之所以  
勤也人君之不可不勤如此然安養既久則驕逸易生又  
有諂諛之人從而道之曰不可以天下國家之故疲吾精  
而損吾壽也又曰既居崇高之位何獨猥自卑屈而勞苦



為哉於是或以安樂或以遊畋或以玩好或以土木凡所以荒淫之事無不導之人君以為是乃愛厚不自知其八於怠漢唐之君所以不三代若者此也然則人君其可一日而不勤乎然徒知人君之勤而不知所以為勤則其勤也流於煩碎苛察不足觀矣先儒曰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此人君之勤也又曰勤於求賢逸於任賢臣請以是為獻名其東西二樓曰隆文隆武曰文以致治武以戡亂二者如人之有臂不可偏廢也蓋禮樂文物粲然可觀戎兵武備整然畢具至於用人工章道德之士果敢勇力之夫布列中外是皆隆文隆武之至度見 殿

下文武並用以臻長久之治焉名午門曰正門天子諸侯其勢雖殊然其南面出治則皆本乎正蓋其理一也若稽古典天子之門曰端門端者正也今補午門曰正門命令政教必由是門而出審之既允而後出則諛說不得行而矯偽無所托矣敷奏復逆必由是門而入既允而後入則邪僻無所進而功緒有所稽矣闔之以絕異言竒邪之民開之以耒四方之賢此皆正之大者也

初 上下教求僧無學京圻海西關西三方伯一時并路索之至谷山聞高達山有屋數椽只有一高僧獨居三方伯捨其驕從入其洞掛三印於松枝芒鞋徒步抵

草菴問僧何以卜居於此僧曰為三印峯也曰何謂三  
印峰曰筭室於此當有三方伯掛印於樹是其應也方  
伯喜執其手曰必是無學也與之歸 上大喜召見仍  
問定都之地無學乃至漢陽曰以仁王山作鎮而白岳  
南山為左右龍虎鄭道傳難之曰自古帝王皆南面而  
治未聞東向無學曰不從吾言垂二百年當思吾言新  
羅義明大師云擇都漢陽鄭姓人是非則不過五世篡  
奪之禍生歲二百板蕩之難至

定都時河崙云道誥記有漢水八明堂之語宜建毋岳  
南疑今衍禮宮之基日者李陽達曰華岳之南實是大地亦

不害漢水八明堂之說眾議不決陽達曰道誥秘記曰  
西有孔巖又有丹書石壁孔巖則於二地皆在西須覓  
丹可決及得丹書於仁王洞石上字畫磨滅漫不可識  
然得此定議太宗十七年教曰遷都之日河崙深信識書欲定都毋岳予獨不信乃定漢陽

高麗肅宗時崔思取尹瓘等審視回奏云盧原海村小  
龍山等處山水不合建都惟三角山白岳之南山形水  
勢符合古文秘記請於主幹中以大脉壬坐丙向隨形建  
都遂建為南京種李樹擇李姓以尹王亦歲一巡幸埋  
龍鳳帳壓之

初上於鷄龍山下相宅始役夢一神人曰此乃奠邑所

居非君之基亟去勿留 上即撤之移鼎于漢陽道詵  
圖讖有代王者李當都漢陽之語故麗朝種李於漢陽  
李樹茂盛則輒斫去以厭之至是果驗

配流諸王氏

王氏之亡也臺諫請徙王康王承賢王承貴于海島曰此  
輩 殿下雖待甚厚必不懷恩且康智謀過人承貴勇力  
無敵若在京都必煽不測之變

於是諸功臣謀曰不除諸王必有後患不如殺之惡其殺  
無名使善水者具舟誘諸王曰教書今下置諸君海島中  
為庶人諸王甚喜爭登舟已離岸舟人穿其舟潛入海底

水沒半舟有僧人與王氏素親者在海岸舉手呼之王即  
口占一聯呼謂僧曰一聲柔櫓滄波外一云借問山僧奈  
爾何僧痛哭而返

進經國大典

乙亥四年奉化伯鄭道傳纂進經國大典做周禮六官一  
曰治典變二曰教典戶三曰禮典四曰政典兵五曰刑典  
六曰事典工命河崙更為詳定名曰經濟六典有元集續  
集世宗朝六典謄錄做二典世祖朝折衷六典著為經國  
大典成宗朝有後續錄中宗朝有續錄肅宗朝有輯錄通  
攷英宗朝有續大典

庚申置酒

庚申夜 上召鄭道傳等諸勲臣置酒張樂酒酣謂道傳曰寡人之得至於此卿等之力也相與敬慎期至子孫萬世可也道傳曰願 殿下毋忘墜馬之時臣亦毋忘鑕項時則子孫萬世可期也 上曰然工歌文德曲目道傳曰此卿所撰進卿宜起舞道傳即起舞遂賜龜甲裘歡甚乃罷

封韓山伯

時鄭道傳有宿怨於禹玄寶請前朝大臣李穡禹玄寶並置極典 上曰卿勿再言因手書召李穡之既至長揖不

拜 上降御榻待以賓禮俄而諸臣以次列進李穡昂然起曰老夫無席可坐遂出 上知不可留步出中門相揖而別封為韓山伯賜料田百結米豆三百斛既而避暑驢江 上遣使護之又遣御醞至鷺子灘沒於舟中人皆疑鄭道傳趙浚之為也 上聞之亦疑之殺其時按察使初 上與公交契甚厚及太祖威德日盛公有詩曰松軒當國我流離夢裡何曾有此思二鄭况聞叅大議一家完聚更何時 公之子種學種善俱遠謫鄭愨鄭道傳以公門生反攻之不少恤麗朝革命公詩以述懷曰偶向東籬羞滿面真黃花對偽淵明此可以見公之志矣

李穡號牧隱當禰廢黜先生謁禰於驪興又嘗以迎禰為請又以當立前王之子為言道傳之執言蓋為此也至於請行三年喪禁絕僧徒而明伊洛之學蓋有可據之實而亦復隱歿獨使佞佛之言起後生之疑而專圍隱之美豈亦載筆之徒私好惡而欺今後哉沈庵宋時撰碑陰

### 籌都城

丙子五年正月命平壤伯趙浚等籌城徵西北安州以南民丁十一萬九千就役二月晦放還八月徵三南民丁七萬九月役告訖周九千九百七十五步高四十尺二寸方籌城未定周圍遠近一夜天下大雪外積內消大租異

之命從雪立城址有八門正南曰崇禮讓寧正北曰肅清

正東曰興仁正西曰敦義東北曰惠化西北曰彰義東

南光熙西南曰昭義又有水口門此兩門出喪葬者也教

曰前朝之李徭役寔繁民甚苦之予自即位以來思欲安集以期蘊息城者國家之藩籬禦暴保民之所不可不備故前歲之秋徵發修城大役之餘殞命者多予甚愍焉其放籌城役仍復其家三年

### 優禮東使

時帝以賀表有戲侮字怒徵撰表人鄭道傳補疾權近請曰撰表之事臣與鄭摠亦預知摠今赴京臣亦願往 上

密賜黃金贖行近至禮部扣頭對曰臣等生於海外學未通方便我王忠誠不能別白於絳纘臣等之罪耳帝然之待以優禮命題賦詩十八篇勅賜酒饌妓樂使之遊觀三日帝親製長律詩三篇以賜勅仕文淵閣與翰林學士劉三吾許觀景清等相周旋帝聞而嘉之亟稱老實秀才乃命遣還

### 貞陵

八月顯妣康氏薨功臣門下侍中趙浚金士衡等上言請以功臣一人守陵三年令安平君舒守陵葬于皇華坊北原號曰貞陵又創興天寺於瑩域之東追所冥福命權近

作記每朝夕上聞興天寺磬子聲後進水刺越三年奉影幘于仁安殿

太宗己丑移安貞陵于惠化門外

告遷祭文有曰稽諸古而迄今兮無墓藏

於國之都云

初神德王后相我太祖化家為國正位坤極受

天朝誥命沒後上號封陵與神懿王后少無差異及

上薨只以神懿陞祔凡干神德一切典禮率皆廢墜不

舉歲月既久山陵亦不知所在者垂二百年宣祖辛

巳李珣倡言曰神德以太祖應配之位無故不祀事

闕倫紀宜有尊崇之舉朝廷共起而論之始令禮官先

審陵寢于李良春亭集中載貞陵移厝祝文有國都東

北之文因此求之於山下里陵室頽廢於山谷間矣時  
廷議多有異同但依祧廟例每年寒食致祀而止

顯宗己酉右議政宋時烈陳䟽陞祔太廟封陵設祭

### 野人歸順

丁丑六年野人即女真部落也高麗時數畔亂自義州至  
陽德等長城以固封疆至是上使青海伯李之蘭招安  
之於是盡變其俗習禮義之教與國人相婚嫁皆恥役於  
其酋長爭願為國民自孔州慶至甲山設邑置鎮以治之  
延袤千里皆入版籍近江而居者與國民爭訟官辨其曲  
直或笞或囚莫敢有怨者太祖謁山陵江外野人爭先

來觀路遠不及者皆垂涕而返其慕德如此

### 外國來庭

琉球國王遣使補臣奉箋數來獻方物暹羅國又遣使獻  
方物琉球國多歸我國人之為倭所擄者暹羅國在海  
中民作商尚利其名姓皆以中國儒名稱呼其俗男子皆  
割陰嵌八寶人方以女妻之

### 定社

戊寅七年秋八月時鄭道傳南閭等附芳碩忌諸王子謀  
欲去之密啓請依中朝諸皇子封王之例分遣諸王子於  
各道上不荅因謂太宗曰外間之議汝輩不可不知耳

諭諸兄戒慎之卜者安植曰世子異母兄有天命者非一道傳曰即當除之何惠義安君知之密告太宗至是上寢疾道傳托議移御召諸王子欲因以作亂令其黨在內謀之前叅贊李茂亦其黨也盡以其謀潛泄於太宗時太宗與諸兄恒宿於勤政門外元敬王后與弟閔無疾議遣奴金小斤告后碎痛腦腹太宗即還邸與后及無疾密語良久后涕泣執衣請勿詣闕太宗曰豈可畏死不徃且諸兄皆在禁中不可不使知之乃拂衣而出后追及戶外曰慎之慎之后與弟大將軍無咎將軍無疾謀之兵仗鞍馬皆整備為應變之計以待之太宗既至闕有小宦自內

出曰主上病重欲避寓諸王子盡八未先是宮門皆設燈是夜無燈人益疑之太宗佯如廁思之益安君芳毅懷安君芳幹上黨君李伯卿追呼曰靖安君靖安君將若何太宗曰何聲之高也又以手拍袂曰無計奈何與芳毅芳幹伯卿走出迨秋門太宗曰吾兄弟立馬于光化門外以待天命可也分遣人召承旨趙浚金士衡等浚方對卜者占吉亟連促之乃未帶甲伴人多從之太宗使攔于禮賓寺前石橋令只率數人以來太宗謂浚曰公等不憂李氏社稷耶俄而朝臣多來赴者浚士衡等欲八坐政府太宗議曰若自宮中出兵而我軍少退則彼等八其中矣語之



曰吾兄弟立馬道上政丞不宜入坐府中使坐于雲從街  
召集百官贊成柳曼殊率其子而來太宗授之甲使立于  
後李茂曰曼殊乃芳碩之黨曼殊下馬率太宗之鞞曰我  
當白之金小斤以刀刺殺並其子太宗率武士覘鄭道傳  
等李稷方會于南閣妾家明燈歡笑伴從皆睡使李叔蕃  
故發矢落于屋瓦上因縱火焚之道傳走匿于其隣家判  
奉常閔富家富呼曰有瞽腹者八我家軍人入搜之道傳  
匍匐杖劔而出執詣太宗前道傳仰曰若活我當盡力輔  
佐太宗曰爾既負王氏又欲負李氏耶立斬之其子游泳  
亦被殺閻潛逃隱于彌院圍幕追兵殺之稷詐為從人登  
屋作救火狀得免宮中望見火起大譟放砲芳碩之黨欲  
出軍令軍士奉世子登城覘之則自先化門至南山鐵騎  
彌滿俱不敢出人以爲神助太宗傳語八直諸軍使出相  
率縋城而出勤政門以南一空黎明上移御清涼殿後  
等率百官啓道傳閻等之罪且請改封世子上謂芳碩  
曰於汝便矣芳碩拜辭賢嬪攀衣號哭芳碩拂衣而出又  
請出芳蕃上曰世子已出矣汝出去何妨興安君李濟  
在傍猶拔劔睨公主謂濟曰吾夫妻若歸靖安君弟則  
得生矣芳蕃出西門太宗執手曰汝不聽吾言以至於此  
好去都堂追殺于中路

初河崙為忠清道觀察使 太宗時為靖安君往餞于其  
家群客滿座 太宗就前行觴崙佯醉傾覆饌盤湯污御  
衣 太宗大怒而起崙謂座客曰王子怒去須往謝罪遂  
隨而行僕從告 太宗太宗不顧至大門下馬崙亦下馬  
八中門八內門崙亦隨入 太宗始疑之顧問曰何為崙  
啓曰王子事危矣所以覆盤者將有傾覆之患故預告之  
也於是引入寢室問計崙曰臣受王命不可久留安山郡  
事李叔蕃率貞陵移安軍到京此人可屬大事臣亦往鎮  
川留大事若成則急召臣崙遂行 太宗召叔蕃告之故  
叔蕃曰此易如反掌何難之有遂奉 太宗率宮中僕從

及移安軍先奪軍器監被甲持兵而出圍景福宮 太宗  
張幕於南門外坐其中又設一幕於其下人不知誰人之  
座及崙上未居其中人皆知不久作相其定社之功皆崙  
與叔蕃之力也 芳蕃死時年十八 太祖悼念二殤屢  
幸僧舍供佛資福慶順宮主亦神德出嫁李濟是亂濟亦  
死 太祖親剝宮主髮泫然流涕

丹永安君為世子

於是中外皆欲以靖安君為嗣靖安固讓請以永安君  
為世子永安曰當初化家為國至於今日之事皆靖安君  
之功我不可為也靖安固讓之永安曰然則我當有以處

之遂立永安為世子

丹勳

策定社功臣義安君和等十七人

禪位後

九月禪位于王世子尊上為上王 芳碩廢後 上王棄位初遜于德源又如咸興 太宗遣使問安冠蓋相隨上王輒驚弓待之未敢導達其情成石磷乃上舊交自請往期回天意 太宗許之石磷騎白馬衣布衫若過客然下馬燃火為炊飯之狀 上望見使中官往視之石磷乃以因事過行日暮秣馬留宿為辭中官如言以啓 上

喜甚即引見石磷因從容開陳人倫處變之道 上變色曰爾無乃為爾君緩頰耶對曰臣若然則臣之子孫必喪目為盲 上信之兩宮從此遂合後石磷二子果喪明 時問安使無一得還者 太宗問群臣誰可遣莫有應者判承樞府事朴淳挺身請行不用使者車自持子母馬入咸興望見行在耶故以其子繫於樹騎其母以進子母踞顧相呼嗚徊徨不前既上謁 上恠而問之對曰妨於行路繫之則子母不忍相離雖微物有至情也 上憾然不怡以潛邸故人留之不遣一日 上與淳博戲適有鼠抱其子墮自屋角至死不相捨淳復推局伏泣開譬益切

上乃許回蹕淳得命卽辭行在諸臣力請殺之 上度其  
行已渡龍興江然後許之而授使者劔曰若已渡江勿追  
也淳病滯中路僅至江登舟未及渡遂斷其腰  
時咸興問安使死者相續或曰無學力能得之 太宗物  
色求之固請之無學不得已至咸興謁見 上怒曰汝亦  
為遊說耶無學笑曰 殿下何不諒耶貧道與 殿下相  
識幾年今特為慰 殿下來耳 上顏色稍和因留與宿  
無學語未嘗不言 太宗之短如此數十日 上益信之  
夜半無學說 上曰某誠有罪然 殿下愛子盡已殲矣  
只有此人若棄絕之 殿下平生辛苦之大業將托之誰  
也與其付他人無寧與我之血屬願三思之 上頗然其  
言遂有回鑿之意

大事編年

定宗記

定宗恭靖懿文莊武溫仁順孝大王諱暉字光遠太祖弟

二子神懿王后以至正丁酉七月朔日誕降于咸興歸州

洞第仕麗朝官至將相太祖即位封永安君在位二年

在上王位十九年永樂己亥九月二十六日薨葬厚陵

豐德

妃順德溫明莊懿定安王后金氏州濩判禮賓寺事贈門下

侍中天瑞之女壬辰六月二十五日薨葬厚陵

還都松京

己卯元年二月 上幸齊陵親行寒食祭歷臨開城登壽昌宮北苑顧謂左右曰以前朝 太祖之智建都于此豈偶然哉時漢陽宮闕草初閭閻未備百官軍民皆懷舊都太上王亦思之不置遂以三月戊寅 上奉 太上王遷都

寶文閣更日會講

初高麗仁宗改延英殿為集賢殿置文學之士國初有其名而無其實至是大司憲趙璞請多置書籍令文臣帶館閣之職者更日而會論經義備顧問乃以趙浚權仲和趙璞權近為提調官文臣五品以上充校理七品以下充說

書正字改集賢為寶文閣

芳幹之亂

庚辰二年正月初知院事朴苞自以為功多反居諸臣之下快口不平謂人曰李茂雖預定社之列而功不滿於人心且反覆難測 太宗聞之啓于 定宗流苞于竹州未幾召還苞啣之謀作亂抵懷安君芳幹第博戲是時適有兩電苞曰古人云冬兩損道兵交於市宜慎之時亦稔見苞又詣告曰天有妖氣宜慎處之曰何以處之苞曰不與兵謹出八整衣冠重行止如前朝諸王之例斯乃上策曰更言其次苞曰逃之荆蠻如恭伯仲雍曰更言其次苞曰

靖安君兵強眾附公之兵弱危若朝露不如擊去芳幹從之欲請太宗至其家作亂太宗將往疾忽作判校書監事李來聞其謀驚曰公聽小人之諛欲害骨肉况靖安君有大勲開國定社誰之力也芳幹忿不悅宦者姜仁富跪而接手曰願公勿為之來即以告太宗曰懷安狂躁如是宜備之芳幹奉兵義安君和完山君天祐詣太宗即告變請應之太宗涕泣不出曰吾何顏見外人乎和曰芳幹凶險已極豈可守小節不顧宗社大計乎力挽出外廳天祐抱太宗和披之以甲擁逼上馬太宗使啓定宗曰宜命固守關門以備非常時功臣獨苞與花

山君張思吉從芳幹其餘共從太宗承宣李叔蕃先登力戰芳幹之子孟宗素善射是日以疾不能發弦芳幹兵敗太宗恐芳幹遇害親自連呼勿犯吾兄駐馬道周放聲痛哭芳幹馳馬直至成均後洞棄弓矢而卧軍人追擒之芳幹曰誘我者朴苞上時御于松都時為主聞芳幹稱兵歎曰彼如牛之人何至是耶三韓多世族大家予甚愧焉苞伏誅芳幹配免山

### 丹王世子

二月丹靖安君為王世子及平芳幹之亂河崙等請曰夢周之亂若無靖安君大事幾不成道傳之亂若無靖安君

亦安有今日且以昨日事觀之天意人心亦可知矣請早  
定位號 上曰善是予意也予直以此第為子乃八白  
太祖曰為之不可得不為亦不可得汝既為儲副軍國事  
勉之賜取御笠令進爵極歡罷出

### 罷私兵

三月麗末諸將各占私兵號牌記大將至是大司憲權近  
疏言私兵祇以生亂未見其益今又不罷則將來之禍不  
可不慮又况外方軍馬分屬諸節制使番上之煩徵發之  
擾其弊甚多請以京外軍盡屬三軍府私門直宿一並禁  
斷 上與世子議即日罷諸節制使

### 趙浚下獄

初臺省上疏請罷私兵皆屬三軍府從之叅贊門下府事  
李居易憤恚有言不即納牌記貶為鷄林府尹慶尚道觀  
察使趙璞言於知陝川事權軫曰居易謂我曰吾悔信趙  
浚之言當革私兵之時浚與我言衛王室莫若兵強余信  
之不即納牌記獲罪以至今日後軫拜諫議大夫與權近  
朴訢等交章言浚居易等罪 上曰浚豈有是言留其狀  
近等固請於是下浚於獄命叅贊李舒巡軍萬戶尹抵李  
稷金承澤等鞫之近等請置各處分遣人就居易璞所在  
鞫問 上使知申事朴錫命議於 太宗太宗曰奸獄之



事雖在外者必進於京中者欲聽之衆而卞之明也分遣  
人問之恐不可又謂錫命曰雖細民之事尚欲明辨使無  
冤况浚元勲大臣不相對辨羅織其罪可乎上命巡軍  
執居易璞以來太宗召尹抵謂曰上以卿為處心公  
正必不阿私以為巡軍萬尹卿其慎之太上開國主上  
嗣位予以不肖為世子皆浚之功也志昔之功不覈虛實  
但信有司之請天可畏也卿若使浚得罪以死人其以卿  
為忠乎抵再拜而出臺省更請分遣人鞠問上不聽令  
巡軍治之璞與軫之言與臺省䟽意不同繫居易與璞對  
質璞屈大有慚色貶璞于利川流軫于丑山島浚被鞠魂

喪魄迷直視而已不得一言獄幾成賴太宗力救得免

上尊號

七月上尊號于上王曰啓運神武太上王上率世子  
百官朝德壽宮進王丹金寶頌赦中外

徵高麗注書吉再

初太宗在潛邸與吉再相從講磨情意甚款庚午再棄官  
歸金烏山下牧隱贈詩曰軒冕倘未非盱急飛鴻一箇在  
冥三及聞驪興之訃不食菜果蓋嘗方喪三年至是召至  
京授奉常博士不謝恩上書東宮曰再於昔日得侍卽下  
讀書泮宮今之召臣不忘舊也再欲上謁即還至於從仕

非再意也東宮曰召之者吾也官之者上也再遜上書曰臣本寒微仕於辛氏之朝擢第至門下注書臣聞女無二夫臣無二君乞放歸田里以遂臣不事二君之志孝養老母以終餘年 上嘉其節義優禮以遣復其家監司南在贈詩曰高麗五百獨先生一代功名豈足榮凜凜清風吹六合朝鮮億載永嘉聲

### 禪位

十月 上禪位于王世子判三司李茂奉教書知申事朴錫命奉國寶詣仁壽府上焉世子卽位于壽昌宮尊上為上王上尊號曰仁文恭睿 初 太祖將開大業每與

太宗潛有謀議 上以長子避不預焉 太祖呵責不已及 太祖開國上無尺寸翊戴之功其心迹誠無愧於伯夷太伯矣當其危疑之際受禪居位盡遜諸王子削髮為僧其防微慮患之意亦至矣定安王后每因 太宗八見之際諫曰 殿下何不觀其目乎宜速傳位以安其心上從之以上王居于別宮 太宗臨御常補臣極盡友愛盡還諸王子賜爵有差居閑養病十有九年蓋我朝享福如上無幾子孫衆盛至今名卿鉅公多出其苗裔

大事編年

太宗紀

太宗恭定大王諱芳遠字遺德 太祖第五子神懿王后  
以至正丁未五月十六日辛卯誕降于咸興歸州洞第中  
高麗進士文科官至密直司代言後封靖安君在位十八  
年在 上王位四年永樂壬寅五月十日薨十八男葬獻

陵廣州

妃彰德昭烈元敬王后閔氏籍驪興門下左政丞驪興府  
院君文度公霽女至正二十五年乙巳七月十一日誕降  
洪武壬申封靖寧翁主庚辰冊貞嬪進拜靜妃 世宗庚

子七月十日昇遐奠獻陵

庚辰十一月受禪即位于壽昌宮京 詔

應旨疏

十二月壽昌宮灾下教求言叅賚門下府事權近上疏一  
曰誠篤孝令既明尊萬幾至煩日一親朝誠野難為宜於  
每日三次遣臣致膳問安每旬一次親詣觀省不備法駕  
但率禁衛以從簡便必竭誠敬務悅親心必欲如舜文王  
之事親二曰勤聽政臣嘗朝京隨班文淵閣中親見皇帝  
每日昧爽坐朝聽政臣令依其法拱進儀注伏蒲舉而行  
之三日接朝士願自今常坐正殿終日接見卿士其有出

外辭行者自外未朝者無論官品貴賤皆賜接見溫言以  
慰清問以聽則群臣皆有感激之心 殿下周知民間之  
事其益豈不弘哉四曰勤經筵 殿下日御經筵凝神講  
究方寸之天義理昭著聖學豈不由是而益進哉五曰褒  
節義前朝侍中鄭夢周本以寒儒蒙 太上薦拔之恩以  
至大拜其心豈不欲享報 太上且以才識之明豈不知  
天命人心之所歸豈不知王氏危亡之勢豈不知身不保  
然猶專心所事不貳其操是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也  
花山君金若恒以前朝執義當開國之初推戴之臣多其  
親友誘以建義之謀乃守臣節固執不應當皇朝罪責我

國之日受命八朝被拷掠終不屈此二人宜加封贈錄其子孫以勵後人前注書吉再苦節之士自以嘗事偽朝不欲臣於今日其守雖曰過中華命之後為舊臣辭職者惟此一人豈非高士哉苟不肯來即令旋門復戶以光聖朝褒節義之典六曰行厲祭凡無祀之鬼厲祭之法一依洪武禮制施行 上皆從之贈鄭夢周領議政謚文忠金若恒賢成錄用子孫

天朝誥命

辛巳元年四月建文皇帝遣通政寺丞章謹文淵閣待詔端木禮來賜詔命金印

上王回鑾

壬午二年二月 上王還自咸興不欲入城初戾于道遙山仍如豐壤仍築宮而居時 太宗出郊親迎盛設帳幕河崙等啓曰 上王怒未盡釋凡事不可不慮遮日高柱宜用大木 太宗允之仍以十圍大木為高柱及兩殿相會 太宗以冕服進見 上望見怒形于色以所御彤弓白羽箭引滿而射之 太宗蒼黃倚于高柱矢中其柱上笑而弛怒曰天也乃以國寶投之曰爾之所欲此也今可持去 太宗揮淚三辭而受遂開宴 太宗將奉爵上壽崙等密白諸樽所執爵獻壽時不可親獻宜授中官以

進 太宗又如其言中官進爵 上飲畢笑之由袖中探出鐵如意置于座側曰莫非天也

徵高麗進士元天錫不至

初元天錫號耘谷文章富贍學問該博見麗李政亂隱居原州雉岳山躬耕養親與牧隱諸公往來酬唱傷時感慨上微時有甘盤之契在潛邸幸聞東時親幸其第天錫避匿不見 上坐溪石召守廬嫗厚賜之官其子河○李退溪曰國家萬世後當從耘谷議論

遣使賀登極

時燕王起兵八朝建文遁出永樂皇帝登極遣都御史俞

士吉頒詔略曰 高皇帝棄群臣建文嗣位權歸奸慝廢亂憲章戕害骨肉禍幾及朕於是欽承祖訓不得已起兵以清蕪惡不期建文為人逼脅闔宮自焚諸王大臣百官萬姓以朕高皇帝正嫡合辭勸進朕以宗廟社稷之重已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嘉與萬方同進至治 上遣左議政河崙賀登極既至河崙與副使趙璞議曰天子既與天下更始吾王之爵祿印章不可因舊遂申禮部以奏帝遣太監黃儼等齎詔勅

左議政沈德符奉威化回軍協贊翊戴策勲第一封青城伯領三司甲戌城松都又摠治漢陽宮闕七十四卒謚恭

靖仁怒恬靜喜愠不形為將相二十年庫無餘財諸子有  
除授輒示手足皸瘃曰我出八勤勞方能臻此汝曹何能  
坐政爵位再醮生七子季子道生學浮屠後娶妻生子溫  
相太宗生昭憲后涼尚 太祖女慶善公主

乙酉五年平壤府院君趙浚卒初 太上王在潛邸時雅  
聞浚名召語大悅擢大憲事無大小悉咨之浚感激思效  
知無不言立經陳紀興利除害革私田以厚民生世家巨  
室怨謗沸騰浚論執益力 太上排群議而行之即位之  
夕召浚八卧內曰漢文八自代却夜拜宋昌為衛將軍卿  
知其意乎因賜都統使銀印畫角形弓曰五道兵馬皆委

卿惣之遂拜侍中平壤伯

濟州銅佛

丙戌六年時帝遣太監黃儼迎銅佛于濟州佛像至使館  
儼欲 上先拜佛像然後行禮 上曰銅佛自天朝而至  
則予當拜之以致敬朝廷之意今不然何拜之有河崙趙  
英茂曰皇帝崇信佛道遠求銅佛且黃儼出險喜事願從  
權禮佛 上曰予之群君無一守義者於儼如此其能救  
君難乎高麗忠惠被執如元國人無肯救者我若危難殆  
復如此遂謂儼曰藩國禍福在天子不在銅佛當先見天  
朝使臣豈容拜吾土銅佛儼仰天良久微笑許之

遷都漢陽

丁亥七年時議遷都漢陽權近請上書停之略曰今我國家漢陽之都太上王之所定宗廟社稷之所 所當遷民以定民志者也 殿下即位已經七年不曾遷徙者為緣臣民安於舊京皆不欲 故從其志也去年 殿下親告于廟以定遷徙之期則今之遷徙固不容復議然時有利否事有緩急今年旱災比舊尤甚是求飢為今年之急務而遷徙非今年之所利也且臣民之能作窳幕者僅庇其身而已其為奴婢者必無所庇蔭皆在風霜水雪之地矣奴婢尚然况牛馬乎今使數千萬命納之飢凍之地而不

恤可乎近日人民有聞遷徙之命至有涕泣若不欲生者蓋飢寒劫身能不去而為盜者鮮矣

王世子朝京

時遣王世子朝京 上幸梁鐵坪餞行完山君天祐提學孟思誠等從行及到京帝待之甚厚至引陞龍床握手慰諭御題七言長篇以寵之令陪臣和進留邸之日六部尚書輪替對飯其還也經曲阜謁孔子廟

李種善論事疏

時諫官李種善等上疏曰臺諫論奏之時一有議不諧者必先除去稽諸往古唐御史大夫李承嘉嘗召御史責之



曰近日御史言事不咨大夫禮乎蕭至忠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主耳目比肩事之得自彈事若先白大夫則如彈大夫不知白誰也宋仁宗以夏竦為樞密使臺諫交諫其奸邪仁宗未省遽起中丞王拱辰引上裾前後十八疏乃罷至於前朝正言李詹全伯英二人極言侍中李仁任之罪亦非除去不同者而後為之也願自今臺諫論事之際詢謀僉同則合辭以奏其或議論不同不必去其不同者使人各得自論事從之

太上王國恤

戊子八年五月 太上王昇遐王天姿奇偉神彩英俊

之凜然及至接人渾是一團和氣且勇力出類射法神妙故人皆畏而愛之微時有詩曰引手攀蘿上碧峰一菴高卧白雲中若將眼界為吾土吳越江南豈不客王之為相也夢有神人持金尺自天而授之曰持此正國非公而誰帝遣禮部郎中林觀以太牢賜祭上以衰服行禮於文昭殿以冕服拜受謚誥以衰服行焚黃禮於文昭殿 九月葬健元陵

杖流朴安信

大司憲孟思誠持平朴安信翰平壤君趙大臨浚不啓而拷訊之 上大怒將戮之思誠蒼黃失措安信登車無懼

色呼思誠曰何怯也令邏卒取瓦片以磁火書之曰臣職不供甘受死恐君留殺諫臣名瞋目語獄吏曰若不上聞則我為厲鬼以殺汝矣上見而霽威杖流安信

驪興府院君閔霽卒嘗為咸鏡監司時太祖以此道都萬戶八謁監司太宗時年十四隨八霽見其神彩動人太奇之即與太祖約婚諸子皆言其不適霽終不聽及為國舅清簡恭儉略無富貴之色嘗謂無疾等曰汝輩驕盈自恣必敗其言果驗

### 擢拜鄭孝復

己丑九年五月因旱求言禮曹佐郎鄭孝復疏曰屯田是

萬民之所共惡女子非官官之所宜畜此而不禁何以為政兵不在多惟其精官不必備惟其人不急之官多無用之兵衆民安得不困國安得不貧僧徒何補於國受職銜乘肥馬乎佞奴何德於民舡粟米周饑饉乎功同而賞有高下者從其貴賤也罪一而罰有輕重者以其親疎也賞何能勸罰何能懲一夫有罪國人皆曰可殺猶不殺之衆心其得自安國家其得不危乎上覽之補歎久之曰直哉此臣未有直言如此者御筆親批功同罪一四句擢拜司諫院右獻納

### 閔無咎獄

秋政府及三功臣等啓曰亂臣閔無咎無疾李茂尹穉柳  
沂趙希閔李彬姜思等請正刑 上曰無咎無疾海島付  
處餘依啓翌年無咎無疾因宗親政府之啓賜自盡厥後  
閔無恤無悔嘗因元敬王后有疾八闕俟兩大臣八內世  
子讓寧獨在之時無悔告曰吾兄無咎無疾豈有謀反乎  
世子生長吾家願蒙恩德世子答曰汝家門不善矣此言  
傳播鞫問無恤等 上傳曰此人等罪固大矣但宋氏  
母未安豈無人情乎令付處尋因政府啓並賜死妻子遠  
方安置  
無咎乃元敬王后之同氣也芳幹之變亦多有功闔門被

禍未知所坐何罪若犯逆則必不止此其驕橫不法則似  
無同坐之人而其所啓未詳後來傳說亦不可準信然唐  
宗之不饒長孫出於明斷而世子待舅氏之道近於薄矣  
丹山府院君李茂亦繫獄亡官並鞫其子公柔公柔受杖  
幾九十終不服 上聞之曰是問之者過也子為父隱寧  
至於死安敢證成父罪乎即命釋之

賢成事權近卒號陽村十八登第恭愍怒曰年少者亦登  
第耶李穡曰此大器不可少之也著八學畚說依太極畚  
及中庸章句說作天人心性合一之圖考定禮經節次又  
於易詩書春秋先儒之無明釋難折衷者以其所見下其

歸趣摠名淺見錄李退溪曰陽村學術淵博為此圖說極有證據後學安敢妄議得失但恐啓後學穿鑿傳會之病耳申企齋家有陽村畫像金慕齋拜之曰此公於吾道有功宋主菴不拜曰是失節人也申象村曰權近麗末名大夫也其被罪一則以牧隱一則以陶菴苟使當時安於流放則其文章名論烏下於二公而鷄龍一頌遽作開國寵臣既降之後位不滿三司年不享六旬所得微矣有人作詩譏之曰白晝陽村談義理世間何代更無賢叅佐命功封吉昌君五十八卒謚文忠

罷戶布

麗末有戶布之征此蓋上自士大夫至常戶每戶出一疋布人多苦之至是上謂戶曹判書李膺曰戶布之歛雖為軍需無故取民非法也悉罷之

追罪鄭黃孫三人

辛卯十一年初中朝太僕卿祝孟獻之還也李穡子種善以河崙權近耶撰行狀托孟獻求銘於中朝至是孟獻以國子助教陳璉耶撰碑文授通事出送其文有恭讓君立用事者忌公不附已劾貶長湍等語上覽之曰璉焉知穡行事叙之詳密手於是政府諫院請崙近種善之罪崙四疏自辨且言南閭鄭道傳殺李種學李崇仁事即命憲

司覈實果然兩人指孫興宗杖種學不死縊殺之黃居正杖崇仁腰不死橫載馬上馳送傍邑而死 上曰道傳等懷私怨嗾使臣枉殺無辜予非為死者報仇為天下萬世計也遂命下興宗居正于獄謂政府臺諫曰興宗居正希權臣旨枉殺無辜崙近所言用事者非指 太祖明矣乃追廢道傳興宗居正為庶人禁錮子孫閭以開國功高勿論

### 定樂章次第

禮曹上元會樂章以夢金尺受寶籙為首上曰是夢與圖識之說耳豈可為樂章之首右代言趙末生曰美稷之生

者曰履帝武敏歆美契之生者曰天命玄鳥受寶籙夢金尺實 太祖受命之符以為樂章之首未為不可頌相河崙曰蜀人董五經之說先儒言之青二千里草朱子寓諸感興詩識亦古人所不廢也 上曰自古帝王之興在手天命人心豈圖識之足論哉乃以觀天庭受明命 首章上又曰圖識不足信其一曰三鄭三邑應滅三韓人謂三奠為鄭道傳鄭摠鄭熙啓熙啓無寸功勲勞是果應時而出乎其二曰木子將軍劔走肖大夫筆非衣君子智復正三韓物人謂非衣是裴克廉克廉作相不久輔治無效亦皆應時乎自今樂府宜削此曲崙固請乃以受寶籙為第

三崙撰進保東方受貞符二篇上曰受貞符亦符讖之說恐不可全汝知以崙之言啓曰有一秘記云高麗都松嶽四百八十年朝鮮都漢陽八千歲高麗歷年可驗秘記之說不可謂誣也 上曰昔江充緣武帝惟夢禍及無辜王莽公孫述之輩惑信符讖禍及其身以此觀之讖與夢不足也我 太祖開闢大業起於天命人心縱無金尺寶籙之異其不能初業乎卿等皆儒臣何論說之至此後崙又啓曰臣前日所進受貞符一篇 上以為不可臣以為受寶籙雖出讖記實天命之先定也其閣卷歌詠請勿禁

高麗掌令徐甄摠即成溥

壬辰十二年高麗掌令徐甄高麗亡後退居於川坐不向北終身不到漢陽嘗有詩曰千載神都隔渺茫忠臣濟世佐明王統三成一切何在却恨前朝業不長墨省論以謳歌思亂請置法 上曰甄高麗臣不忘其君夷齊之倫可褒不可罪也今於川燔塘有徐掌令塚溥集賢殿學士曰達之子圃隱鄭文忠門人麗亡杜門屏跡與牧隱諸公往來酬唱寓傷時之意上以同榜之舊甚敬重之手書屢徵終不赴既卒特贈禮曹判書官其子孝淵

命王氏從便居住

癸巳十三年時高麗宗室王庶孽子在民間知申事金汝

知以聞覈治果實 太宗曰 太祖開國之初王氏不得保全非 太祖本意一二大臣之策也自古易姓受命者或封其後與國匹休或加爵命以旌其賢未有殄滅之無遺者此獄久矣大臣何無一言臺諫請誅 太宗曰自古帝王非一姓與天地相終始若李氏有道則雖百王氏何能為患不爾雖非王氏其無受命而代興者乎遂命政府曰今後王氏之裔或自見或為人耶告者並聽從便居住以安其生

教曰自古王者初定大業猶恐前朝苗裔為己後患多生疑貳必欲剪除予則不然天命寡躬以為一國之主凡在境內者皆吾赤子一視同仁以答天意己將恭讓君從便安住妻子僮僕完聚如故獨其族屬八處海島生理艱苦予甚愍焉其令在巨濟者劃日出陸各於州郡安置毋致失所有才幹者選擇以聞於是王氏之在巨濟者分處于完山尚州寧州仍召王康王承寶

### 罷僧巫禱雨

六月時憫旱傳于政院曰自古水旱之灾皆人君否德所召令聚僧巫禱雨無乃有愧乎予以為罷禱祀而修人事可也予粗讀聖經知僧巫誕忘今反憑左道以希天澤可乎金汝知曰雖非古昔聖王之正道靡神不舉亦古事也

今緇徒已集供辦亦具從俗行之似無害也 上曰旱極  
必雨若雨則人必謂佛氏之力此後卿等不復詆佛矣

選送女侍

甲午十四年先時帝遣大監黃儼命選進美女乃選工曹  
典書權執中任添年李文命呂貴真崔得霖等五人女進  
之是年又遣儼更令進好女復選知宜州事鄭元厚女遣  
之至是譯官元閔生回自中朝宣諭聖旨自皇后崩逝之  
後令汝國權妃執中女管六宮事汝國呂氏貴真女請於高麗  
內官金得良借砒礪於銀匠和胡都茶以與權妃以致毒  
死朕已殺內官銀匠鐵烙呂氏一箇日殺了偷說與權永

均權妃知道永樂皇帝又命進的當美女朝廷復選宗簿

副令黃河等女隨大監黃儼送進

庶孽勿許正職

乙未十五年右代言徐選請庶孽子孫勿許東西班正職  
以別嫡庶之分姜希孟繼之曰所請子孫子子孫孫也遂  
為定法 宣廟朝兵判李珥因邊警建白納粟許赴文武  
不許顯職

杖流李叔蕃

丙申十六年安城君李叔蕃有罪杖流咸陽叔蕃恃功驕  
傲視同列如奴隸命召則托疾不赴中使絡繹不絕而絲



竹閣於內堂欲官人則書名小簡俾人奏之以故親戚朋  
友布列廡仕大起甲第於敦義門外惡聞車馬聲奏塞城  
門至是臺諫論其不忠無禮之罪杖流之叔蕃以純金帶  
贈知申金墩以求還墩每朝必摩挲其帶時撰龍飛御天  
歌問詳知先朝事者墩舉叔蕃駟召之以白衣詣闕達官  
宰樞皆後生爭趨拜謁叔蕃揮手止之曰少時某也信實  
余亦意其為令長之器果然其意氣豪傲不少屈如此  
晉山府院君河崙卒號浩亭氣量深厚喜怒不形 太宗  
龍潛時因閔霽見之謂霽曰蓋天英氣吾相人多矣孰有  
如公之二甥者予遂佐成定社之功定官制作楮貨臺評

迭發或有揭書傾軋者而 上終不撓嘗奉使咸吉道審  
陵寢夢見 太祖怒甚及覺遇疾卒于定平 上悼甚流  
涕素膳七日命八殯京第親臨賜謚文忠

### 焚讖緯書

丁酉十七年 上教曰讖緯之說論者皆不取然以漢光  
武之明猶惑圖讖是先武之不純乎道也若不燒讖書以  
傳後世則見理不明者必深惑矣宗社禍福長端安有以  
此而知之命左議政朴訐知申趙末生往書雲觀索陰陽  
書妖誕不經者悉焚仍令京外私藏妖誕之書定期自首  
納官燒火違者許人陳告依造妖書之律罪之李穡文集

第十五卷亦令定日推納

讓寧之廢

戊戌十八年初讓寧為世子淫於聲色不務學業嘗設鳥  
械於階上方與書造賓客對坐徘徊四顧志不在學忽有  
鳥掛於械奔走往取之鷄城君李來為賓客一日到宮門  
聞讓寧作鷹呼聲進曰聞邲下作鷹聲此非所當為願篤  
志於學勿復為此聲讓寧佯驚曰平生未見鷹安得為  
聲來曰豈獵時聲以逐兔者此是鷹邲下豈不見之乎凡  
有咎愆來必反復極諫讓寧視如仇讎嘗謂人曰若見鷄  
城則頭痛心亂雖見於夢中其日必感寒疾

於是政府六曹三司臣文武百官等論列世子提過失請  
斷以大義廢之 上允之放提廣州

初 上引八大臣語以將廢世子吏判黃喜曰國儲不可  
輕動判書李稷亦堅執不可左提居謫于外凡六年柳廷  
顯獨贊其議 世宗立首八為相

冊忠寧為世子

六月 上欲立提長子為嗣群臣咸曰 殿下教養世子  
無所不至尚且如此今立幼孫寧能保異日乎况廢父立  
子於義何如請擇賢以立之 上曰卿等宜擇賢以聞咸  
曰知子知臣莫如君文簡在聖心 上曰忠寧君天性聰

敏好學不倦雖盛寒極暑終夜讀書手不釋卷通達治體  
子欲以忠寧為世子群臣賀曰臣等所謂擇賢亦指忠寧  
議既定即立為世子

### 教書

教臣僚書曰建儲以賢乃古今之大義有罪當避唯國家  
之恒規事非一槩期於當理而已予嘗建嫡長禔為世子  
迨年既冠不好學文沈于聲色予以其少也庶幾長成改  
過自新年踰二十顧乃私通群少恣行非義徃歲之春事  
覺伏誅者數人禔乃悉書其過告于宗廟上書於予以自  
悔責未幾又八奸臣漢老禔之外舅之陰謀復踵前轍予以父

子之恩止黜漢老禔乃固有悛心反懷怨怒奮然上書辭  
甚悖慢全無臣子之禮政府勲臣六曹臺諫文武百官合  
辭署狀以為世子之行不可以承祧主鬯以任付託之重  
忠寧大君英明恭儉孝友溫良好學不倦允副儲嗣之望  
予不獲已放禔于外建忠寧大君為世子云云

初讓寧佯狂放浪孝寧大君補見其將廢深自謹飭危  
坐讀書蓋意其讓寧若廢以次當立也讓寧過而蹴之  
曰騃矣汝不知忠寧有聖德耶補聞而大悟遂從跳出  
至山寺以兩手打一鼓竟日鼓皮盡鬆至今俗稱物之  
柔而有力者曰孝寧大君鼓皮云

讓寧雖失德見廢而其猖狂放迹實同恭伯云今南大門額崇禮門三字乃其事迹宏偉牢落可以想見其為人

傳位

八月 上傳位于世子政府六曹諸功臣等排闥直入呼天慟哭 上不聽御報平殿趣召世子授以大寶移御蓮池洞別宮世子隨至奉大寶親詣內庭固辭不允遂即位軍國重事皆稟于上王十一月尊 上王曰聖德神功上王殿下 上以袞冕御仁政殿受冊寶進冊官朴訔進寶官李原至壽康宮上之辛丑上太上王號

姜尚仁沈湍之獄

十月兵曹叅判姜尚仁與摠制沈湍分屬禁衛士只啓於上不稟於上王 上王怒欲試其意召尚仁問曰象牌梅牌將用何事而作尚仁曰用招大臣象梅二牌付尚仁輸上 上問此何用尚仁曰用招在外將帥 上曰然可還納 上王 上王以尚仁回詐遂使右副代言元肅都鎮撫崔潤德宣教曰予雖否德軍國政事予親聽斷今兵曹只啓巡綽凡軍事悉不啓予其間首議者如有隱者宜如拷訊於是兵曹待罪蓋舊制都摠府主管軍兵本兵則叅判佐郎例兼軍色判書不與焉代言李友寧嘗為草溪守

朴習為都巡察以友寧不治置下考歸路其母歆暑死深憾之於是乘時八請曰本兵堂卽必知可任鞫遂命判書朴習叅議李愨正卽金自溫李安柔梁汝儉佐卽宋乙開李叔福等並下金吾拷訊尚仁証曰衛士循例分排其不稟大朝偶未深思習曰本兵之事各有所掌衛士則八直堂卽分排本不關稟於長官雖曰與知既非死罪不當隱諱而實不知聞寧有他辭 上王特放習及尚仁其餘只贖因刑曹兩司累請流于遠道九月領相沈溫赴京搢紳餞者車馬傾都光燄燠赫溫卽証之兄而 上外舅也 上聞而不說時御經筵總罷侍臣從官及諸宰皆許謁

上王宮外間大小語莫不陳聞兵曹佐卽安憲五素與姜沈有隙覘 上王疑溫乃讒曰沈証與朴習姜尚仁私語曰今之號令出於二處不如出一處之為專 上王震怒是歲十一月二十一日復命鞫習尚仁証等三省雜治之壓膝尚仁四次尚仁証曰臣與朴習遇沈証於宮門外証謂臣曰內禁負闕負甚夥侍衛靈疎何不填補臣曰軍士如聚一處奚議多少云云與証對辨則曰身為摠制直議侍衛虛疎耳一處之說非臣所言尚仁又壓膝乃變辭曰見領議政沈溫臣問侍衛分屬兩宮甲士不足宜增三千且謂軍務宜歸一處溫以為然 上王曰果如予所聞其

情可見當祛大奸其尋問之叅判趙末生等希旨奏曰兩  
上慈孝天至此輩欲移軍務其心難測 上王命末生  
更鞠尚仁曰直不勝苦毒其實誣也鞠証証不勝刑誣引  
兄溫習亦被膝迺曰果為與聞又鞠辭連人吏曹叅議李  
灌亦誣服 上王益怒曰首謀者溫也所謂一處者其  
意已驗於分軍時不稟矣即召左議政朴嘗右議政柳廷  
顯于壽康宮議處嘗廷顯素與溫爭權不相能搆捏多端  
且曰其謂一處豈指 上王殿必指主上殿此非獨証等  
之言必溫意 上王曰朴習等當置刑彼溫何以處之代  
言元翬李明德等咸曰尚仁灌罪重宜死習証比尚仁罪

輕且溫自上國未還先殺習等則溫無辨證之路不如留  
待 上王曰溫雖未還情狀已著其黨並當極刑周示五  
道其議以啓廷顯啓曰習等既就服不可一日緩刑嘗雖  
不如廷顯之斷然力請亦曰溫雖還更無對辨者是月二  
十五日遂車裂尚仁誅習及灌以李昞為禁府鎮撫待溫  
於義州執之以還溫曰此事出於臣赴京後願一對辨  
上王使謂曰朴習等已死何從可辨命禁府鎮撫李揚甲  
送水原賜死廷顯請以溫妻安氏錄賤案遂沒為議政府  
婢其餘轉輾告引卿大夫十餘人皆論以同謀作亂知而  
不告之律尚仁証妻子為孥習及灌籍產子孫禁錮餘皆

付處遠近廷顯嘗末生等累請廢妃上王不從

